

学苑出版社

第二人类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⑦
周宁 著/编注

中国人成为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
形象与性格不断被异类化、
另类化、
丑化、
漫画化。



西方塑造的中国人形象，
是西方文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
排斥控制中国、
寄托幻想欲望、
消解恐惧与焦虑的文化方式。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华苑出版社

第二人类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⑦
周宁 著/编注

中国人成为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
形象与性格不断被异类化、
另类化、
丑化、
漫画化。



西方塑造的中国人形象，
是西方文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
排斥控制中国、
寄托幻想欲望、
消解恐惧与焦虑的文化方式。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人类 /周宁著 /编注.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5

(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7)

ISBN 7—5077—2290—2

I. 第… II. 周… III. 中华民族—民族性—研究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0569 号

责任编辑:李佩莞

封面设计:北京亚细安图文设计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河北高碑店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890×1240 1/32

印 张:19

字 数:388 千字

版 次: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33.00 元

声 明

本丛书参考引用的一些作品来源广、头绪多，在客观上难以一一事先与作品著作权所有者取得联系。特在此声明，希望作品著作权的所有者给予谅解，凡认定自己是某部分作品的著作权所有者，请与我社联系付酬事宜。



周宁博士，
1961年生，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

主要著作：

- 《比较戏剧学》
- 《幻想与真实》
- 《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
- 《光来自东方》
- 《永远的乌托邦》
- 《想像与权力》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 ① 《契丹传奇》
- ② 《大中华帝国》
- ③ 《世纪中国潮》
- ④ 《鸦片帝国》
- ⑤ 《历史的沉船》
- ⑥ 《孔教乌托邦》
- ⑦ 《第二人类》
- ⑧ 《龙的幻象》上、下

责任编辑：李佩莞

装帧设计：



目 录

1	导 论
1	引 言
8	第一章 从“丝人”到“瓷人”
8	第一节 古代“丝人”或“赛里斯人”的传说
16	第二节 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契丹人与大明人
23	第二章 中国人：从人到人性
23	第一节 中国人的德行有缺陷，但基本上“是具有大智的人民”
32	第二节 中国人的德行有优点，但基本上是些“堕落的农民”
45	第三章 发现“全民共有之特征”：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
45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制度习俗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53	第二节 种族遗传与制度文化决定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63	第四章 中国人的性格，了解得越多就越模糊
63	第一节 1792—1794 出使“穿蓝色长袍的”堕落人群
77	第二节 1840—1876：西方对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91	第五章 中国人的形象：被漫画化的另类与丑类
91	第一节 中国人形象的异类化或另类化
99	第二节 中国人形象的漫画化与丑化
113	第六章 总结中国人的性格：极端与公允

113	第一节 卫三畏看到，美德和邪恶不协调地并存
122	第二节 明恩溥为“中国人的性格”定格
136	第三节 《中国人的性格》：一本书的力量
148	第七章 “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
148	第一节 中国人的性格：有可能被重新美化
162	第二节 中国人的形象：最后的妖魔化
182	文 选
182	中国人的才智与性格
195	旧中国逸事
215	粮食比命贵：中国的人口
233	中国妇女
249	中国人的相貌、服饰与住所
261	中国人的性格和文明的总体评价
275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330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423	中国，民族与风俗
436	中国，精神与问题
449	中国人的性格
527	变革中的中国人
544	中国人的面子
554	“中国人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566	中国人的个性特征
585	中国人的个性
596	出版者的话

导 论

引 言

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之前，西方文本中有关中国人的捕风捉影式的记述，大多属于传奇。公元前六或七世纪成书的长诗《阿里马斯比亚》(Arimaspea)，写一位名叫亚里斯特亚士 (Aristaeus of Proconnesus) 的希腊浦洛孔奈斯人远游到斯基泰黄金之路的尽头，提到过“直到大海之滨，都是希波里波利安人 (Hyperborean)”。有人认为，这个幸福和平的希波里波利安人，就是西方最早听说的中国人。^① 纪元前后，古罗马的地理学家或博物学家们，都提到神秘的产丝的民族——“丝人”或“赛里斯人” (Seres)。西方人首先见到中国的丝绸，然后才有关于“丝人”的传说，但传说中的“丝人”与实际的中国人相差甚远，据说他们是“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哑，不轻易与外来人交谈”、“身材高大”、“寿命超过 200 岁”的巨人。从古代到中世

^① 参见《欧洲与中国》，(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 年版，第一章：“朔风以外”。

纪，西方关于中国人的传说虚无缥缈，但也若有若无地延续了近2000年。直到蒙元世纪里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那一代人出使东方，提到契丹人，说他们是文明的民族，能工巧匠，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制度、宗教信仰，生产最好的丝绸，就是古代的丝人，中国人的形象才有可能从传奇进入历史。

西方对中国的关注，首先是物，其后才是人；首先是外在的习俗制度，其后才是内在的精神气质。马可·波罗很少描述过中国人，鄂多立克修士比他有情趣，他发现中国走到哪里都人烟稠密，男人够英俊，但面色有些苍白，留着长指甲，还有稀疏的胡须，看上去像捕鼠动物——猫，而中国的女人，是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西方人一边试图确定中国人的人种特征，一边也将注意力投注到他们的习俗上。他们确定契丹就是中国，契丹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不同的朝代称呼不同，汉朝叫汉人，唐朝叫唐人，如今是明朝，他们自称大明人（Tamenjins）。他们试图确定中国人的人种特征，一边也将注意力投注到他们的习俗上。但明显观察多于评论，善意多于恶意。他们发现了中国人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如好吃喝、不诚实、自负、迷信，但基本上还认为中国人是有智慧的文明人，甚至哲人。

启蒙哲学家们按照中国道德理想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完美但却虚幻。哲学表现应该如此的人格，可现实如此的中国人并不像中国哲学家描述的那样。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通史》是启蒙运动时代欧洲的中国百科全书，在这部书里，杜赫德神父描绘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是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有肯定方面也有否定方面，但总体上看是否定多于肯定。他说中国人一般都很温顺、人情味浓，举止文雅、风度翩翩，没有粗鲁的行为，很少性情暴躁。当然，杜赫德神父也列举了一些反面特征。启蒙运动后

期开始，西方人开始在人种、制度之后，关注起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重礼节，西方有人从中看到热情好客，有人从中看到虚伪矫饰。中国人不好战，西方有人看到爱好和平，有人看到怯懦散漫。观念不同，身份不同，看法自不相同。耶稣会士、哲学家们、可能看到的是善意的一面，而殖民军官、商人，可能多看到的是恶意的一面。西方人一边思考中国国民性格，一边思考造成这种性格的自然与历史原因。孟德斯鸠强调自然环境的决定作用，休谟则强调制度与习俗，而赫尔德则在民族性格形成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种族遗传的因素，到黑格尔，则干脆将中国人的本性确定为奴性。在这个自由精神尚未开展的东方帝国里，奴隶的性格一定是驯服的、软弱的、卑贱的、无耻的，没有荣誉感与尊严，只有自卑自贱；没有进取抗争，只有软弱服从；没有知识，只有迷信；没有真诚友情，只有阴谋欺诈……

诚实公道或奸恶油滑，勇敢无畏或软弱无能，勤俭节约或懒惰散漫，虚伪世故或热情友爱，无知地自大或自卑，耽于声色享乐或严肃刻板……总之，同样几种性格特点在中国人身上重复出现，并被西方人不断“发现”，似乎就成就了中国人的性格。可是，“中国人”是一个国民整体，一再表现在个体身上的性格特征，能够代表国民整体的性格吗？况且，西方人所发现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又经常出现例外或相互矛盾、模棱两可的地方。如果找不到一个普遍有效的，代表民族整体共有本性精神的“原型”，能够说是发现了民族性格吗？哲学家们坐在书斋里，头脑中中国人的本性，或许是清晰确定的；旅行者远游他乡，在陌生的人群中生活，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看过，眼前的中国人的个性，反倒模糊迷乱了。西方人对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说他

们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还有人认为“天朝”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总之，见闻太少的时候，说得太多。等有人真正见闻多的时候，可能又说得太少了。或者因为感到没有什么好说，或者因为发现实在不好说，各种见闻相互矛盾、混乱不堪。了解得越多，中国人的性格就越模糊了。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迅速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形成的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基本观念，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没有太多的变化。

19世纪西方一边在否定的立场上不断发现中国人性格的复杂多面性，一边也试图将中国人的形象与性格简化、固定化、类型化。其方法是异类化、另类化、丑化与漫画化，将中国人固定为集体想像中的某种“原型”，如留辫子、打伞、猪眼、大肚子、狡猾的笑容、动作呆板机械、吃老鼠、撒谎等，没有人去追究其合理性，似乎它就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对于西方人来说，此时重要的不是认识现实中的中国人，而是为在知识与实践中将中国人确定为可排斥可驾驭的“他者”。于是，有关中国人的形象与性格的话语，是西方文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把握、控制、渗透中国，寄托幻想、欲望、并排除恐惧与焦虑的文化方式。

19世纪的种族进化论为有关中国人的性格的讨论提供了理论方法或思潮背景。在西方大众漫画化、丑化中国人的时候，传教士们也试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描述出现实中的中国人和他们复杂多样的性格。他们的倾向是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尽量复杂化，找出不同的性格特征，揭示其间的矛盾甚至试图解释这种矛盾。卫三畏牧师认为，不论是猎奇的旅行家还是掠货的商人，都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在中国人的性格方面，他和他那些同道们，为了上帝的利益在中国人中间生活了十几年或几十年，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卫三畏指出中国人性格中的“美德和邪恶，很

明显地不相协调，但却同时并存”，看到中国人的性格复杂而难以把握的一面；明恩溥牧师则试图把握这种复杂性，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将中国人的个性归结为 26 种特征，不仅代表那个时代的普遍思潮，也代表西方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人的性格探讨的最终成果，其内容上的相对客观与全面性，其影响面的绝对广泛，都是其他同类著作无法伦比的。《中国人的性格》是终结一个时代的作品，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它为西方视野中的中国人的性格做了定格处理。19 世纪西方将有关中国人的性格的讨论，也就终结在明恩溥的这部《中国人的性格》上。

卫三畏认为，真正有资格讨论中国人的性格的，是传教士。他们有良好的修养，有在中国多年生活的经验，有对中国人的品性与心灵的实际的关注，有改造中国人性格的使命（传教）。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本身就值得怀疑，一个要在政治上征服、经济上占有、精神上改造中国的传教士，表现出的公正与友爱都是表面的。他们的身份决定他们的选择，只有证明中国人品性的堕落，才能证明基督教改造中国人的必要。往往越是狂热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人身上也就看到越多的罪恶。他们往往不是以平等友爱的精神去理解、谅解一个民族，而是以轻蔑甚至仇视的心态去收集关于这个民族的堕落的罪证。他们在中国人身上看到“人类堕落的全部浊流”，看到“道德退化的一种类型及其程度”。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西方大众对中国人的恶劣看法的，不是那些严肃偏狭的传教士，而是传教士们热情而富于想像力的女儿。赛珍珠的父母是与卫三畏、明恩溥一样的美国传教士，她生长在中国人中间，回到美国后发现她的同胞们头脑中有关中国人的那部分记忆与想像，不是空白，就是被各种稀奇古怪的偏见塞满。她的小说《大地》多少改变了许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王龙夫妇成

为中国人的典型，他们身上表现出的种种美德，朴实、善良、勤劳、坚强、乐观、灵敏，一时几乎代表了中国人的性格。

西方有关中国人的性格问题的讨论在 19 世纪达到高潮，20 世纪几乎没有发展。除非是义和团与朝鲜战争在西方人心里又为中国人的性格加上了勇敢或残暴的一面。短暂的美好时代过去了。实际上即使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西方“仰慕”中国人的时候，有关中国人的恶劣形象依旧存在。19 世纪留给他们太多的关于中国人的形象与品质方面的反面素材，几乎一想到中国人，就想到那呆滞的、毫无个性的、庞大的、数不尽的人群，他们贫困、饥饿，一批一批地在灾荒中死去，又一批一批地诞生；他们是弱者，但有弱者的狡诈阴险；他们无能，但却残忍野蛮。20 世纪西方的中国人的形象中，明显加上了凶险的色彩。中国人并不像过去传说的那样柔顺懦弱，恰恰相反，他们的生性凶残野蛮，让西方人感到恐怖。软弱顺从的中国人变成凶残强大的中国人，这是新中国对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的第一大改变。另一大改变是，过去西方只看到中国无数的、散沙般的个人与家庭，现在，中国的个人突然在共产主义大潮中消失了，中国人变成一个统一的集体。于是传统的中国人的毫无个性的特征有了新的含义，无数无个性的个人被一种奇妙的思想武装起来，变成一个只有一个头脑、一种面目的千手巨人或者恶魔。

风暴与灾难在一夜间开始，又在一夜间结束。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人变成了什么样子？文革之后，许多西方人又有机会进入中国，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一向注重实际、讲究中庸的中国人，怎么突然之间变得那么疯狂，而一场席卷整个国家的动荡或劫难之后，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20 世纪末到中国的西方人，“看到”的景象跟 50 年前 200 年前吉兰与马戛

尔尼使团看到的一样。中国人不是毫无个性的洪水般浓雾般的肉团一样的人群，就是丑陋刻板、面无表情或面有肌色，体格疲弱扭曲的个人。他们有超强的繁殖力，早晚会吃光世界的粮食；他们凶残，杀婴犯罪；他们邪恶，让城市在纵欲中堕落，让乡村在贫困中堕落……

本导论将系统介绍 2500 年间西方有关中国人的形象与性格的“看法”。这些“看法”中有理解谅解，也有曲解误解，但似乎曲解误解经常掩盖了理解谅解；有虚构，也有真实，但虚构与真实经常交织在一起，经常使真实也显得想虚构一样；有善意，也有恶意，但恶意逐渐多于善意，使人对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前景充满忧虑。这个世界上果真就有某个民族就是邪恶的，另一个民族就是善良的？难道真有一个可以把握的、固定的、像一个物种的标本一样的所谓的整体性的民族性格？

如果把西方人的中国观当作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很可能是哈哈镜。

第一章 从“丝人”到“瓷人”

第一节 古代“丝人”或 “赛里斯人”的传说

西方人首先见到中国的丝绸，然后才有关于产丝的民族——“丝人”或“赛里斯人”的传说。传说中的丝人有各种希奇古怪的特征：他们长寿到 200 岁；可能是秃头、低鼻子；也可能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可能体形佝偻，也可能是身材高大的巨人！他们生活在世界尽头，可能是一些聪明、正义的人，也可能就生活天堂里。还有人称他们为“秦尼人”或“秦奈人”、“唐家子”或桃花石人……

在西方，最初传说中的中国人，竟是“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哑，不轻易与外来人交谈”、“身材高大”、“寿命超过 200 岁”的巨人！

西方人首先见到中国的丝绸，然后才有关于产丝的民族——

“丝人”或“赛里斯人”(Seres)的传说。^① 纪元前后，古罗马的地理学家或博物学家们，都提到神秘的“丝人”，他们的国土在世界东部的大海边，与印度相邻。斯特拉波(Strabon, 约公元前58年—公元21年间)写了六大卷的《地理书》，描述“他所知道的世界”，其中提到丝人。他说亚洲的东方濒临大洋，丝人们居住在世界极东的地方。由于气候炎热，那里的树枝上竟长出了羊毛，丝人“利用这种羊毛纺织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就是丝！

西方人因为见过丝绸，才开始传说一个与丝绸有关的民族。斯特拉波说丝人是个长寿的民族，寿命超过200岁。^② 略晚于斯特拉波的梅拉(Pomponius Mela, 公元一世纪)、老普林尼(Pline L' Ancien, 公元23—79年)也在继续“丝人”传奇。梅拉的《地方志》确认“丝人居住在临近东海岸的中心”，并且赞许他们“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说：从东方出发，人们在亚洲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林喷水而冲刷

^① Seres指产丝的或贩丝的人。有“丝人”或“赛里斯人”两种译法。朱杰勤先生说：“古代中西交通，实以丝绸贸易为开端。西方人知有中国，亦以丝为前提。西方人称丝制品为塞尔基(Serge)，因称中国曰塞利加(serica)，而称中国人曰塞雷斯(seres)。Ser者，汉语丝之译音。Ge者，是所加语尾词。盖当西历纪元前五世纪之顷，中国之丝绸已越帕米尔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大王东征以后，复经叙利亚人手，输入欧洲。”见《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朱杰勤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② 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曾说：“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coudee，法国古代长度单位，指从肘部到中指长，约等于半米，下同——译者)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戈岱司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收入这段文字，但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见该书第1页。